

前漢書

一
函
八
冊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時讀曰瞿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

民上者道之以德師古曰道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山刻為山形也校侏儒柱也漢謂刻錄為水藻之文也刻栴丹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禮魯桓宮也山節藻梲滅文仲也○宋祁曰注文樣字疑作機

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齊桓晉文也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

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劉攽曰桀布長禍也禍編泉衣

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菽布長禍也禍編泉衣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

教自上與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遁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

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此其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

其事一號計然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舉見皇覽及晉中經漢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南遊越范

蠡早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舉見皇覽及晉中經漢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南遊越范

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計然曰知關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戲實當作故答賓戲計然曰知關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途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

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扁舟小舟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

也言像居貨物與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

師古曰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息生也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

發貯需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之時而發需賣之也需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

最爲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師古曰簞筭也食飯也飢餓也一簞之飯一飢之餓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飢音頻達反○宋祁曰注文至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讓子

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德度是非幸而

中耳意讀曰億
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穡蓋地力而白圭樂勸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前薄飲食忍寒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若狂鸞鷺魚之發故曰吾治生猶飢尹臣徭之誡孫吳用兵商戰行法是也故哲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愚魯學而後終不亡也蓋云一

法爲本始也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

邯鄲郭從以請台成業與王者寄富師古曰

1

烏氏羝畜文

走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

音古 土
及衆斥賣

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求奇繪物間

均等也

師古曰避時之

遺戎
戎王十

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
音其賞○宋祁曰償字

也

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

秦始皇令羸比封君以

王 天三
時與列臣朝請

師古曰與讀曰

字

卷之五

巴寡婦清師古

豫諱音才
曰以其行
虎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師古曰丹丹砂也穴
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清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縣讀曰雀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驍孟康曰五
十匹也師

古曰蹏
古蹄字
牛千蹏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爲千足羊
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鬐角越本作牛鬐角千
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鬐角越本作牛鬐角千

乾隆四年交刊

言千足者二澤中千足聚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波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山居千章之款

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聚水居千石魚波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

孟康曰款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款即檣樹字也其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款不在山明水秀名濟水所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

栗蜀漢江陵千樹橋淮北榮南河濟之閭千樹款師古曰款亦水名濟水所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

黍樹而取其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

古曰下當有言字若千畝厄菑也師古曰舊音千見反千畦薑韭師古曰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

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以釀酒醯醬千甔師古曰甔長頭甔也受十升甔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漿千僮孟康曰僮甔也師古曰僮人

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薪橐千車舡長千丈師古曰總積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

个讀曰箇箇枚也宋祁曰謂常薪橐千車舡長千丈師古曰總積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

日注文師字上當有也字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

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菑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馬驢千

口鈞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素器也師古曰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

反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繪也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

耳非白疊也荅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為搗音非也漆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藥麴鹽豉千合師古曰其價廉故與皮革同其量

少等亦為合者相配偶之言西楚荆河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一合鮐魚千斤師古曰鮐魚

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西楚荆河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一合鮐魚千斤師古曰鮐魚

說者妄讀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鮐鮐千鈞師古曰鮐鮐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鮐之

乃讀鮐為鮐魚之龍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鮐於曝室乾之亦非也鮐室乾之即鮐耳蓋今巴

荆人所呼鮐魚者是也音居反秦始皇載鮐亂臭則是鮐魚耳而鮐室乾者本不臭也鮐音蒲北反棗栗

千石者三之師古曰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

也子貨金錢千貫節馴僮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僮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食買三之廉買

五之孟康曰食買未當賣而賣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馴僮其首率也馴音子明反僮音工外反食買三之廉買

貪買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買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還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萌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陬薄吾聞崕山之下沃墜下有駿騶至死不饑孟康曰駿音騶水鄉

無機師古曰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鴨也民工作布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憲即鐵山鼓

鑄師古曰運籌筭買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黠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黠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哀營至鉅葛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嘗次如

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營次二饒也師古曰苴音側子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

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賒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年

所得自倍師古曰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

子之名師古曰問讀曰問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然其贏得過當偷於鐵膏師古曰偷讀為愈愈

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約類有拾叩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

也宋祁曰注未賈貸行賈徧郡國鄉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刁姓閒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

乎無發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嘗五千萬師古曰姓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

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萬即萬萬也言其財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

時雖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輪所在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

柳倉也為倉吏故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害之也害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榮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買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

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雅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雅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

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吳楚兵之起長安中

劉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

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資謂假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抵讀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

人杜陵樊嘉茂陵擊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

賣鼓亦致高訾訾讀與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

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

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脩質氏以酒削而鼎食

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酒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

謂人有刀劍劍故惡者主為酒削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約

日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湯湯羊胃以末椒薑粉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

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燔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

日錮亦謂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

專取之也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前漢書卷九十一 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

臣召南

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

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又榮千儋史記作千甔又穀糴千鍾

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黍者千枚史記作木器黍者又馬驪數千史記作驪數千

黍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儋貨耳

臣召南

按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又葉麴鹽豉

千合史記作千甔徐廣曰甔音貽瓦器受斗六升又甔飽千鈞史記作甔千石飽千鈞

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

臣召南

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蓋

非互文

爲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

臣召南

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邳氏又曲叔史記作

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師古曰覲幸也覲

也覲音冀覲音諭又音論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

魯晉文周之二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客反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

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賔

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

所殺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

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

兵以御而趙得全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揜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揜擊持也擊古手施字

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

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師古曰

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刺墮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軻石乞以戈擊之斷臂季路

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上

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易歸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

之舉人也師古曰伯讀曰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

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

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樓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諸所嘗施唯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

恐見之振人不賸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勒牛晉灼曰勒勒扼也勒牛小牛也師古曰勒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事趣人之急甚於已私師古曰趣讀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至爲大將也傳音張應反至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

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是時濟南驕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沉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卽今陝州陝縣也薛沉寒焉

皆人姓名也師古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

攻師古曰賊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放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休乃鑄

錢掘冢師古曰掘發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

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爲此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音持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

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睚眦音直睚眦又音五侮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

負解之執師古曰與與人飲使之酬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闕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闕人怒刺殺解姊

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

伺問賊窘自歸師古曰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其罪也去音丘呂反○

除舉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彼何舉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衛反脫音七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

箕踞者廼肉袒謝舉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

解之而不客遇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

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

廼陽豪更言之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

事事可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聽反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

人居止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徒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韞人楊季主子為

縣掾師古曰尉塞其送不令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邑人

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

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舉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

乾隆四年校刊

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太原魯翁孺臨淮

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

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盜跖而居民間

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差也師古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陽夏公曰按廣輿記與距同注漢有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

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遠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

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宋祁曰顯貴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宋祁

下當有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

也師古曰言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

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

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

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宋祁曰繇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繇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

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

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多持幣帛過齊○

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資幣帛過齊以施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

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

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

不肯疆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曰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

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

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

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輝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

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路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

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故人皆敬事邑唯

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聽事○坐者百數

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卿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

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

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師古曰博六博奕國棋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

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適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

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妻名也云

何苦改之蓋進音盧自不犯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

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

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贏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

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

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

風相失師古曰意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之欲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棟吾與爾猶

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棟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

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池陽胡之縣也棟為賊兵所殺李奇曰棟知有賊

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爲通人之蔽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師古曰匈奴音立單于欲脅誅遵

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

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贈送行喪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

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歆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時年二十

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効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

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安陵也茂陵秦氏

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師古曰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陵北眺五陵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師古曰闔門音大干反在所聞里盡

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

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

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達

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

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憐而不取遂使養姑師古曰夫知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贈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

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閭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尹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

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費用皆叩富人長者師古曰叩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因專以振施

乾隆四年校刊

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涉即往候

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

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疏音所處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昧皆會師古曰

字下當有日師古曰法文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

欽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與反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舉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宋

當有賓字師古曰避字下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已為中郎后免官宋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

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駁上茂陵師古曰茂陵令未與為之○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

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尹公茂陵令未與為之○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

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

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

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

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

師古曰墮毀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

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之子耳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

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宋莽迺召見責以臯惡赦黃師古曰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

罪師古曰無幾言無多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